

集部

震川集卷八

明 歸有光 撰

書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宜書

有光生長東南祖父皆以讀書力田為業然未嘗窺究水利之學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于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

老搜訪得書數種因盡閱之間採其議尤高者彙為一集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凡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有光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為世所傳書皆無逾於此者郟大夫考古制田之跡蓋濬畎澮距川濬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

知其為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村之民皆有為魚之患若如郟氏所謂塘浦闊深而堤岸高厚水猶有大於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法擾亂天下而郟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言也單君鍔本毘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蓄泄之法其一溝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茍然者獨不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

子江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蓋澤患其不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於松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實為卓越然尋東江古道於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别出而為

婁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營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偽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内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効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有光迂末之議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為少異於前説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於此伏惟執事秉節海上非

特保障疆圉且以生養吾東南之赤子生民依怗之者切矣邇者風汛稍息開疏瓦浦五十餘年湮没之河一旦通流連月水勢泛濫凡瓦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葢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得其道則瀰漫横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内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

旱决腹内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既見之矣吳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歳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為奮然為之亦未必難明公於瓦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於出為解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於海上事窮勢廹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

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為魚鱉
三吳之田盡化為湖則事窮勢廹朝廷亦不得不開江
矣弘治四年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飢疫死者不可勝
數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於正德四年尚未
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早為措置
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飢民浚導松江姑
且畧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
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由舊口入海放今年渟瀦之流

備來年洊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有光蹇拙非有計慮足以裨當世獨荷執事知愛盡其區區之見或有可備末議者伏惟裁擇之幸甚

寄王太守書

昨承明府論及水利匆遽辭别不及盡言有光非能知水學者然少嘗有意考求見盧公武郡志止抄録事跡畧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郟氏二三家斷以

為專門之學遂彙録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瀦於太湖太湖之水泄於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㫖嘗又讀禹貢注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邊實之論為是故定以為三江之圖明府見諭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有光所論三吳之水非為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由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為利者蓋不止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

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
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湖東流
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
江豈當與許浦白茅竝論耶明府又謂揚子江錢塘江
何與於吳中水利愚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
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
中江北江為據既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
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

治也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於此經文簡畧不詳耳誠恐論者不知此大江之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夷之論止求太湖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離湮沒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即如宋郟亶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為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畧據今日河影開桃茭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栅橋尋入海之口則

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撥賑飢之穀名募飢民或可即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葑蘆皆以告佃為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即百頃之江魚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令奸民豪右占江以過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随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奸有所逞矣有光二十年屏居江上未嘗敢獻書當事者異日吕公有意水利然以平日非相知不敢有所陳前以

分司舊識因開瓦浦問及而明府親屈二千石之重敦行古誼虛懷下接且惓惓以吾民之魚鱉為憂故特有言耳然區區所望於明府有大於此者昔魏王召史起問漳水可以灌鄴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

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由此言之興一世之功不當恤流俗之議也區區之見要以吳淞江必不可不開即日渡江違離節下豈勝瞻戀因還船附此不宣

遺王都御史書代

某屏居山野不敢復自通於當世士大夫雖承明公顧念不遺衰棄而亦不能少伸候謝之情負罪何可言茲輙不自量以鄉里細民之情冒有陳瀆惟明公採擇焉

往歲漕卒與嘉定之民鬨時廵院適在彼境見其不直頗加懲艾遂至負恨以單詞赴臺陳訴其糧米不無糠粃之雜而亦不盡然也明公以軍國重計不容有所縱貸然猶顧恤民隱不加深究吳人莫不忻懽鼓舞歎頌明公之德矣邇者檄下欲以嘉定縣糧赴郡治交兌民情頗有不便譬之驕兒之於慈母有不得其所欲不能不呼號而隨之此某之所以不自量而代為之言也嘉定負海去郡治二百里所往來以潮汐為候又經歷太

倉崑山而後至此法一行民間又增轉搬折耗之苦將來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諸侯地方百里中之為都輸將徭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考之禹貢古之輸百里二百里蓋所必計也今江南為國家奉地歲漕自所在水次達於京師三四千里費無不出於民雖假之漕卒其實民輸之三四千里也今又加之二百里又比古之天子諸侯之輸矣夫漕卒舊法領兑於嘉定彼以

泛舟之便無分毫之損也而嘉定交兑於蘇州復有雇船之役增數倍之費矣國初罷海運為轉運其始直隷蘇松常浙江杭嘉湖之糧送至淮安鎮江廬鳯淮揚之糧送至徐州徐州山東兖州之糧送至濟寧而以裏河船遞送至京師此所謂轉運也當時民以為不堪故改定於淮安瓜州水次增加船脚耗米對船貼兑與軍領運此所謂兑運也民猶以為不堪故又改定於本府州縣附近水次交兑而增加漕卒過江脚耗自此民不復

送至瓜淮而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此所謂長運也
國家立國歷一百餘年因革損益務求以便民葢至於長運而其法始定疑未可以輕改也此法一動恐後之議者以蘇州不可復議瓜淮瓜淮不可復議徐州濟寧未知今日之民可以堪此否也夫以米石加兑五六斗是以石五六斗而運一石也况過江脚價日增月益不知其幾而後乃以長運代民之兑運民之所以得晏然於境内而使軍自至者非能使役之也實增加耗之米

雇之也軍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實厚受其雇而為之役也明公考求其故必不肯容易改易於其間者矣若夫糧米挿和及爭訟小節明公稍加振飭所在孰敢不奉令況户部每年奏差主事監兌奉有專勅監兌能舉其職則明公可以無問矣亦不至啓長運為兌運之漸也國家殫天下之力以養兵一旦有事兵者至於無所用而獨驅民以戰而天下之民竭蹶以奉天下之公不知其已也是故有可痛者矣漕卒虓暴賴所在有司與之

牴牾僅可少支今明公意有所偏重即異日之放縱無所不至有司承風莫敢誰何民猶以羊而禦狼也瀕海州縣自經倭奴剽掠之餘十室九空而加編海防賦調日廣至辛酉之水吳中千里皆為巨浸為百年所未有之災當時撫院不曾奏蠲至今易銀征賠未已鄉民離農畝日在官府聽候比較晝夜搒楚流血成溝質鬻妻兒投命貴室廬舍折毁蒿萊徧野蓋有所不忍見者明公甘棠之愛在於吾民今日領天下財賦百姓嗷嗷尚

望於常格之外加以曠蕩之恩而嘉定之民如以驕子得罪於慈母可以少戒而不可以深懲之也況兑運一事所繫非淺是以少效狂瞽之言伏惟矜恕幸甚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有光再拜謹致書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為憂而不能為吾民終歲之計明侯戚然於此下詢芻蕘有光生長窮鄉譚虎色變

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隷本縣而連亘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為岡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不宜五穀多種木棉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為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

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黄茅白葦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漥水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十二十三保高旱旱區却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槩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

者矣田安不得荒逋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為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上流之水猶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清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則十三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澮

生靈㬠㬠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為執事者計之其一曰復官政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于三區在于某年其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册凡縣之官布皆為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日為白銀乎猶為官布乎如猶以為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為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為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即今常州府有布四萬尺彼無從得布也

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𡚒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牽耗之法係蘇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歟薄之田二斗二升既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

公下有司再畨覈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為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逋日積實未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實得五升也其於名實較然矣既減新額又於逃户荒田開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

間又必有生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為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為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狥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原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角直浦索路港諸地悉為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關乎生愚為三區之田

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漑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漑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為生民之計必不肯拘攣於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為之志況此三區本縣最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升斗之水可以活矣伏願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於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為灾明侯昔日車馬所過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

存者至於腹裏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户所充糧役不及中人之産賠賍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唯明侯留意焉

與傅體元書

昨見子敬寄來丁田文字不論文之工拙但依違兩可主意不定不曾說得向來本意有負使者郡太守採訪之盛心更望足下與子敬從老吏根究利害作一議借前箸籌之或尚可濟天下之事不在大此法起于一二小夫淺見街談巷語顧九和在告熱鬧此言後來入閣銳意更變覇州出其門下特承迎之主意原不好吳民被其流毒二十年今不攻其本却從枝葉上說殊不可曉即如撥役時必不能復使之出銀令出銀便禁不得

他撥役祖宗以來一百七十年不見有司于撥役外增一役如何議書册不過二十年乃至增銀自七厘七毫至四分有竒此亦易曉原本實在變法光甫如何却極口稱賛他取于下有漸而不偏用于上有經而不過如此又何容别議耶如此論新法而反回護金陵也吾等心知其害承有司虚心訪問又不端言與小民同其喑啞甚為可歎平生學時文不肯學黄口兒語以致困窮今垂老無用世之望已矣諸公壯年于天下事不可不

隨事究心庶他日立朝為有用之學也

與王子敬書

寄來文字皆看過但說丁田開口便不是病源只因王太守變亂其勢必至有今日之獘今皆說其法盡善止為後來行之不善却是附和書冊非當時與諸公原議不若察院原來文書反無偏主便可依他說松常鎮用舊法如何民無他議惟此何故紛紛利害便見矣不攻其本止就末流上說甚好笑縱如新太守復舊七厘八

毫不點差只恐一二年後點差增加復如今日也朱子嘗言論新法者不為不多能識其本原中其要害者甚少宜介甫詆以為俗也論天下事多類此如何可哉只是吾輩說不出官是西北人如何曉得欲入城商議為往來不便亦懶作文字姑俟月盡相見議之陶節婦傳昨大風中為作得秉筆更似嚙氷雪也藁在敬甫處

論禦倭書代

某廢棄山林之日已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顧

自以世受國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魏闕之下况令倭奴逆天悖暴實吾父兄子弟百年之仇恥辱明公惓惓下問一得之愚敢不自竭伏見天子哀憫元元誕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兹簡命俾執玉帛告祭東海之神精誠昭格百靈效順黿鼉小醜當知無遁逃之所矣昔裴晉公李中丞嘗受視師之命不旋踵而元濟就擒劉稹授首克成淮蔡澤潞之功况我聖朝之威靈萬萬於有唐而明公之所以自待者豈自處裴李

之下哉固宜詳延博采不遺於芻蕘之賤也某不敢為泛說以凟明聽姑就今日用兵之勢言之自倭奴入寇於今三年虔劉我人民滛汚我婦女焚蕩我屋廬有司嬰城而自保軍衛莫之誰何盻盻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諉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也衆境上區區殘息游䰟滅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鋭

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謂果乎議者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决則所謂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今日之計宜於速戰而已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衆於一而不為之列屯要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吾無備之處而為之走集是宜覩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之地瀕於大海海口之

可通者數路而已既不能把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而已又不能按據而使之橫潰則將何為而可也其以為賊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敗於東不潰於西耶攻其外不潰于內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道可屯也其嘗循行江上問所謂滬瀆壘者知昔人禦寇之遺跡即如此壘正在蘇松二府之中賊得至此則蘇州松江諸縣無日不危也故為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可以

為州縣之聲援也昨者黃岡溼之捷斬首之多以前所未有然賊復東出則賊鋒雖挫於五湖之上而爨烟復接於九峯之間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刼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中如與人鬬而束其手足絶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是脣齒俱亡首尾衡決矣即使徒以保城為功而置百里生

民於度外為人父母何以為心況京畿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於此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别其逆順離散其黨與者今閩浙亡命與諸島之賊固所必誅若吾民所在被其係累而髡之以為前行以餌吾師嘗聞我軍斬首級二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為真賊者則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真偽明購賞格開示丹青生活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為吾用而今驅之使為賊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政

不立斷斬不行擄掠不禁前者方陷陣後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諜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奇正之說兵家之所常言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於決機而分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城闉為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逆以奸細而禁錮誅戮之至於誅賞軍令之大令之所謂雜以生獠宜示中國之紀律不可為蠻夷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不滅

者未之有也然今雖以殄滅為期而經畧措置非數十年不能安寧且倭性貪狠狃於擄獲之利雖有懲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殆將百年及今而發如人之疾病一旦發作豈得遽止故宜考求宣德正統之間前之所以侵盜而無已後之所以頓息而不來則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寧伯鎮守遼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夜見東南海島中火光即知寇至邀擊之擒斬無遺以是寇不敢入境蓋彼懸度大海經以旬月非風候不

行又不能多齎糧餉賊未到岸往往飢罷兵法無負於水而迎客無迎水流獨於禦倭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擊不使上岸此必盡之術也舍是則由外海而入內海由海入港由港入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謂宜振飭祖宗之法自廣閩浙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政則兵不必別調也舉都司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別遴也不然而恃客兵客兵不可久居設使撤還賊將復至周旋不已是兵無時而息也而民亦殫矣議者又謂宜開互

市弛通沓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寇無端而至誰實名之元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遠物今又往往遣使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監鄭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祖訓禁絶之旨矣況亡命無藉之徒違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寇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論乃不察其本何異揚湯而止沸果不知其何說也唯嚴為守備厲海龍

堆截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其身罹寇難以與鄉邑父老熟計之此言或有近於理幸賜採擇而行之

上總制書

竊惟我明有天下幾二百年諸土恭順四邊寧謐足稱盛治惟缺時或猖狂然其氣雖猛悍性尚蠢直弓矢之外別無利兵中土頑民固亦有為之嚮導羽翼而衣食好尚大相殊絕又北地苦寒無物產不通貿易故亦不過千百之什一耳所以去來倏忽無久安常住之想

而京師輦轂之下聲勢甚重防衛甚嚴官屬衆而儲偫富號令一而賞罰明凡所猷為罔不如意然猶不能不厪宵旰之憂庚戌之事可鑒也若今倭寇之變則大有不然者性鷙而狡兵巧而利高皇謝絶朝貢令上禁通市舶慮至深遠矣夫何官絶私通交往習熟向導羽翼反數倍之中原虛實瞭在賊目故敢於深入自壬子歲三月繹騷至今繇淛抵吳直犯淮揚燒刼奸淫眇無忌憚誠有國之大辱也乃今因糧於墟落藉兵於債軍藥

舍鑿河畧無去意其閧風效尤者日增月益警報洶洶滋不可闘而有司類皆庸懦方其臨逼即束手兢兢幸其稍退便高枕泄泄豈惟無使之隻輪不返之意雖欲驅之出境不可得已况兵燹之餘繼以亢旱歲計無賴萬姓嗷嗷顧又加以額外之徵如備海防供軍餉修城池置軍器造戰船繁役浩費一切取之於民議及官帑輒有擅專之罪然此適中有司之計葢官帑有限而取之於民者無盡藏得以恣其侵漁耳夫東南賦稅半天

下民窮財盡已非一日今重以此擾愈不堪命故富者貧而貧者死其不死者敝衣枵腹横被荷歛皆曰與其守分而瘐死孰若從寇而倖生恒産恒心相為有無無足恠者若非項者大為蠲除恐此輩不外而倭即内而盜矣未必皆斯民之過也其項以試事在畱都聞寇自燕湖逦還南下直抵安徳門舉城鼎沸其時亦不免周章及詢之不過逋寇五十餘人而已不覺仰天浩歎椎胸飲泣者久之夫留都自府部科道而下庯流冗員姑

置勿論其雕轂華轎錦衣肉食平日自謂高出羣類莫可仰視者奚啻千人乃亦寂無善計惟知塡闕閉門退夫守埰與窮鄉下邑無異自此之外一切以為迂談以愚見言之大内雖多重寶終自遺害若孝陵則我高皇帝體魄所藏神靈所宁萬一土城失守少有侵蝕百司庶府將安用哉況京軍除孝陵及江北諸衛雖殘缺之後尚有十三萬丁而官舍軍餘數當倍之既不使之出戰又不使之守城徒令市井貧民裹糧登陴一夫每日

官給燒餅二枚計費銀一百餘兩每夜自備油燈七條計費銀七百餘兩典鬻供備常從後罰究號之聲溢于衢路則平昔養軍果為何耶及其淪落東歸則闖此寇復竄吳界凡諸有司名雖統兵出境實皆各自擁護殊無互為策應之意間有奮勇前驅者豈真具有成筭非迫於嚴刑則誘於重償而文武官屬又皆在數里外並未嘗有臨陣督戰者故往往以孤懸取敗卒亦不聞有不相赴援之誅是進者死而退者生前者苦而後者樂

號令之不一賞罰之不明承襲蒙蔽一至於此可不為之痛心哉議者咸謂窮寇致死吳民柔脆且不知兵本難為敵嗚呼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今將既不選兵復不練其于陣法奇正懵然無知而漫使之格鬬是誠所謂驅羣羊而攻猛虎也今日之事惟君侯為重今日之權亦惟君侯為重指顧之間勇怯立異呼吸之際勝負頓殊惟君侯其圖之且東南財賦出于農田農田繇於水利某嘗謬撰一書及承渥州侍御委纂圖攷

其源流利害亦頗究竟今以倭寇往來乃於湖流入海之道悉行堰壩填為梗塞殊不知此寇離海深入原不甚賴舟楫而清流既壅渾潮日漲水利不通農田漸荒外患雖除内亂必作有憂國憂民之深念者恐不當若是之舉一而廢百也伏惟君侯德高望重謀深慮淵昔秉文衡多士欽式今本兵柄萬師協心恩敷如春威行如秋東南之民如離水火而登衽席脫仇讐而依父母更生之望端在今日某本韋布諸生不敢冒越第曩曾

以文藝滋停獎與今君侯專制武備正其等先後疏附之時矧目擊危變身惟艱虞黔廬赭山剝膚傷骨亦嘗冒風雨蒙矢石躬同行伍者四十餘晝夜頗能發縱指李白自謂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亦竊有為公怒私憤義不容默故壬子之秋妄作備倭議癸丑夏五更作紀事實録不識忌諱多所觸忤冀以裨時政之萬一有司聞亦行之而未能盡也茲敢復綴所聞見僭溷崇覽伏惟君侯少霽按劍之威亮其慤懇之衷不計蕪陋

之詞得少垂察焉則曷勝幸甚　按是書作于甲寅歲時府君以孝廉家居今云以試事在留都似是代人作者後又云擬水利書纂圖考作備倭議及韋布諸生不當冒越等語又似自署名者諸刻既不及之鈔本但稱某而不書名今姑從之

與沈養吾書

來書極荷相念之至山妻在殯便欲權厝又大草率以此遲疑累日幸少平靜而賊勢日橫十一日始攢于西園方工未訖前晚有沙船泊市中市人皆驚恐夜走不絶天明始定今亦惴惴然如在邊塞望候風塵即為走

計耳宅內生聚不下百口一舉足皆有流離之苦不得不稍鎮定之所論賊勢正如此東南承平日久吏無知兵者若使知古方畧一太守縣令能辦之矣今嬰城自保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令賊得氣將來蔓衍未知其所極也聞蔡操江奏倭寇不過三四十人皆蘇松人欲反耳徐閣老以闔門百口保無此事又聞近日任少府獲賊帥于蔡衙前未知信否有便更乞寄示賊據新城陷上海今其意在南翔專候若到南翔即携家

行矣匆匆殊不盡東倉之勝足以少創之昨日焚燒上海𡹴盡其勢未已也欽甫時相見否并為致意

崑山縣倭寇始末書

倭寇之變起自上年三月初旬雖絡驛無虛日亦惟騷動緣海尚未敢深入猶懼歸途之有梗也乃今糾合既衆鄉道既明又知吾民不素習兵不豫備遂肆無忌憚今年四月初七日警報直抵崑山官民閧然方填門塞闗為城守之計而都司梁鳳適承撫按文檄統處兵八

百來守茲土士民倚為長城詎意貪懦無狀坐受宴犒托言屯扎該境遥為聲援竟爾招摇遠去分兵四逸半從鹽鐵半從周市沿途剽掠吾民驚竄自是要害無守十三日午時賊船五十餘隻賊徒三千餘人逕泊新洋江口直犯東門肆力攻圍炯焰燭天哭聲動地其接踵而至者又無慮二三四倍夜則桅燈如列星旦則吹螺聚號蜂附雲集較之他處猖獗尤甚而梁鳳乃于十六日自常熟復入郡城若不與聞者十七十八等日賊遂

造雲梯二十餘乘攻擊東北二城勢極危廹賴官民悉力拒守幸以不破當夜鄉士大夫爀書募敢死士縋城而下自間道往請救于代廵孫公十九日即蒙復委梁鳳提兵應援而梁鳳又復遷延六月方至崑山縣西九里橋索取軍需聲言每名要銀五兩乃始進兵奈此時民窮斂急本縣素乏羨餘不能一時卒辦意不相愜復退屯兵真義地方偶與賊遇勉強一戰貪其輜重反致大敗火藥銃礮半被擄去而遺落田野為村民俞辟等

所埋藏者又不可勝數設使天不佑民盡以藉冦其聲勢又何如也是日又復遁入郡城誑言吾軍一至賊徒盡散民不被殺屋不被燒麥盡刈而苗盡栽矣一時上官咸謂信然遂不復以崑山為意賊覘知援絶勢孤二十四日復以雲梯三十餘乘攻東南東北二門是時不獨燕尾劍稜勁鏃加以佛郎鉛錫大銃一時合發城中辟易危急十倍于前不得不再行請救而孫公慂于梁鳳先入之言頗有難色差官張國維頓首號泣具道梁

鳯不才之狀乃盆以沂邳及山西兵三百餘人本府義勇二百人復遣梁鳯統之以行其答鄉士大夫書則有兵雖可用將官懦怯某再三責以大義而翁公則有促之不進為之奈何等語愚意其使貪使過責後效以盖前愆未可知也時太倉陶指揮所募欵兵適至又命二守督率併進意在刻期勦滅而梁鳯逗留如昔自初七日受檄出師越四日尚駐維亭本縣既俻糗糧旋復奥腐且動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為詞雖張公亦莫得

而誰何也賊乘此間又于初八日聚衆四千餘人雲梯無數布列東西城下百計衝突傷害甚多而官民拒守益力殺死賊徒數亦相當至昏時賊始稍退復移屯城西林中蓋富室佳園惜不忍毀故遂為賊巢耳次早皆負門扇接造飛梁碾駕衝車直逼城中發掘甃石鐵椎扣門聲如雷震百萬生靈命在須刻而人心愈奮爭出死力用生絮松脂麻油燒爇衝車更從樓上穿板灌注灰湯墜擊殺其魁名二大王者及夥賊數人賊始退去

是時闔城士女搖動驚惶縊溺而死者數人引領援兵復不見至初十日夜分生員龔良相徐倬傅繼善奮義冒死請兵十一日黎明遇梁帥于六市舖西距縣尚三十餘里反覆哀懇而梁鳳驕蹇有加賴張公督促前進款兵踴躍東向氣雄志烈不負狼名梁帥徐徐既至有司選地扎營梁鳳仍稱該地四面阻水不可過敵復退屯九里橋外款兵孤懸勢難野宿姑納城中待梁幷進府縣文牒祈請再三方至開門延入欲加慰勞已先計

縱沂兵逸去為娸孽之地矣方議出攻乃又妄申本縣
按兵不發于是憲符嚴責十五日張二府督梁鳳合兵
大舉本縣義勇導引款兵直搗賊窟血戰方酣而諸兵遥
望賊來即麾奔潰多自溺水甲騎鎧仗半為賊有款兵益
進殺傷賊徒二十餘人而後援不繼致有陣亡擠水之
禍于是更令逃軍造為厚款薄沂之謗欺罔上官致使
是非不明功過莫辨假令有司誠有厚薄亦不過視上
官意向而士卒得以厚薄為去留則將焉用彼帥哉其

失機誤軍之罪恐不可推托于厚薄也儀部王主政不忍官民罹此荼毒受此萋菲挺身冒險仗義執言乃至暴沒皆憤憤不平之所致也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時事如此可勝嘆哉其原蓋始于當道先有款兵防衛無錫以厚其故人而梁鳳亦不欲強顏再入崑境各戾初心遂相搆煽殊不念崑山之與無錫均為朝廷根本之地况上游土崩下流瀾倒又必然之勢也豈宜有所偏重哉是時我軍雖未收全功而款兵聲已讋服賊胆遂相

引去殺遺民燒遺屋數十里烱火不絶者又四五日以泄其餘憤蓋自四月初七日至五月廿五日孤城被圍凡四十五日臨城攻擊大小三十餘戰以不教之民當日滋之寇内無張廵許逺之畧外無蚍蜉蟻子之援城之不陷皆天也其六門並攻被殺男女五百餘人被燒房屋二萬餘間被發棺塚計四十餘口是皆就耳目之所睹記者言之其各鄉村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内房屋十去八九男婦十失五六棺槨三四有不可勝計而周

知者君門萬里未能遽達雖密邇當道豈皆盡得其實哉互相蒙蔽以期遠罪賊何幸而民何辜也彼梁鳳若始能不離該境則賊安敢遽爾深入中能力戰不退則賊豈敢直擣郡城終能如期急難則賊豈敢衝城鑿穴貽崑山之禍者梁鳳也乃又飾詞駕罪欺天乎欺人乎更有大可怪者其欵兵先登歿陣其淬死者皆緣邵虎二兵爭先奔潰擠入洪流性不善水又甲重不能振援遂至胥溺非泊水而被淬者此情可矜法所應恤彼二

兵正當正其望風奔潰之罪以示懲勸乃令與欵兵一體加厚何其顛倒之甚耶嗚呼處敗軍若此良民無故被殺者流血成川積骸如山又將何以待之哉嘗考吾邑自有國以來未嘗被兵燹有生聚而無教訓故今遭此皆錯愕相顧束手無策不得已為堅壁清野之計縱賊猖狂莫之敢抗其受禍亦獨慘于他處今之急務莫若廣濠塹造月城築弩臺立營寨集鄉兵時訓練鑄火器備弓弩積薪米蓄油燭其周廻近城林木須斬去里

許以絶埋伏塋塜有碍城隍者宜量給地價為遷葬之費而十家為甲之法尤所當嚴其男子十五歲以下凡成丁者盡令編報排門粉壁每甲推長一人稽其出入若有面生可疑雖係商賈非累年土著無父兄承傳者亦須根究庶使内賊不出外賊不入而奸宄之徒無從造釁矣至于撫瘐民蠲逋税勸荒田尤時政之大端而動支官銀又便宜之要術葢事有常變有輕重處常則倉庫為重而武備為輕處變則軍旅為重而財用為輕

況居官行法自有大體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所謂公罪者正令日動支官銀以濟時艱而為法受惡之類是也況既上官文移則操縱由已雖不宜冗濫又何必拘拘常格而自取窘縮哉且安富之道周官所先勸借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以有限之大户而欲應無窮之巨寇吾不知所稅駕矣凡此數事果能斷自乃心豫有成筭則用足兵強形勢險固人心堅厲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賊來犯境便當横出四郊與之一決又何

必填門塞闗懸懸外援之望不獲其用而反受其害如今日之冤憤哉愚忝與守城與賊來去之日相終始目擊慘毒所不忍言姑計其始末以備他日邑乘之紀録其他處置畧具備倭議中有民社之寄者尚其鑒此衷悃毋以出位為罪幸甚幸甚

震川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集卷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張時逢

震川集卷九

明 歸有光 撰

贈送序

送吴純甫先生會試序

予為童子時則知有吴純甫先生長而登先生之門恱而忘其歸也葢世之所謂慷慨魁磊之士吾必曰先生馬先生精於學邃於文熟於事少時為縣大夫郡邑長

者所推重當道者往往歎息期以大用指日以望既而摧抑頓挫者幾三十年先生自負瓌偉不見施設獨喜為人言之人無賢愚見者傾倒自少年學子稍知向方者必引而進之士之有志者亦皆歸先生每從嘉林修竹間紆衿方屨笑詠相隨殆無虛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鑫起羣疑豁如雲披雨霽天清日明其於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常有隱憂於其閒天子中興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詔書數下所以修明千百年之廢典者

不一事悉先生之所嘗言者故與先生遊者皆去為顯官先生獨為諸生揖讓進退自若也嘉靖辛卯先生始發解於是將上禮部服王官有日矣皆喜先生之遇而又惜其晚也然君子之論不施於早晚之間而施於遇不遇之際不以徒遇之為喜而以得所遇之為樂予惟國家以科目收天下之士名臣將相接踵而興豪傑之士莫不自見於其間而比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夫卓然不為流俗所移者要不可謂無人也自餘奔走富貴

行盡如馳莫能為朝廷出分毫之力冠帶褎然輿馬赫
奕自喻得意内以侵漁其鄉里外以芟夷其人民一為
官守日夜孜孜帷恐囊槖之不厚遷轉之不亟交結承
奉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賦拜謁勤於職
守其黨又相為引重曰彼名進士也故雖縈然肆其恣
睢之心監察之吏冠蓋相望莫能問也居無幾何陞擢
又至矣其始羸然一書生耳才釋褐而百物之資可立
具此何從而得之哉亦獨不念朝廷取之者何如用之

者何如爵禄寵錫之者何如也豈其平居無懇惻之意歟將富貴之地使人易眩失其守歟世之所倚重者盡賴此輩而如是彌望君子蓋以為世道無窮之慮焉初先生與余論天下事予未嘗不竦然又默然有感也以為在位者皆以此為心則天下可以無事然而先生不遇也今先生遇矣得一人於千百之中不可謂無獲也障流波於奔潰之日不可謂無力也以其向所言者而從事焉則猶饑渴而飲食之也夫趨俗之士師師持正

之士諤諤夫諤諤非幸也然天下之事彼不為而此為之倡者一人隨者十人則固當有聲氣之同者若是而相與持天下之勢君子又以為世道無窮之幸焉故予謂先生不謂之晚而如先生乃可謂之真遇也若彼碌碌者徒雖襁褓而朱紫日唯諾於殿廷吾不謂之遇也因書以為別按辛卯為嘉靖十年府君時年二十有六且文章議論已如此

送夾江張先生序

昔者天下初定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以

自見於世而上之所以甄别進退激揚風厲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嘗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為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為惡朝以聞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恒自下僚崛起卓然為天下之望蹋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叙交馳横騖布列天下之要位以

行其恣睢之意窮閻之民愁苦顲告而扳援憑藉巧文掩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仁人志士不幸偃蹇於卑serv竭力以行其所志而蒙其恩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獨以其意制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有識之士所以掩鬱喪氣而長歎也吾師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寬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為勢利之所沮屈周知士之所急時以從容數語洞析其情而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

之人自薦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知其賢迺者有同州之命莫不咨嗟歎息為之徧訪士大夫之官游長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逮吾吳中而以為憂又以為先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而顧復奔走於常調是所以益抱無涯之恨而傷公論之未明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有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為弟子員

事先生于學官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容居萬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愠色則區區計較於毫毛之間者非先生之情獨予與邑人之情不能已者如此也

送李應甫北上序

西川子與余同庚也同業也又相善也今秋予為考官所黜而西川子以易舉為第三人予益釋已之憂而為

西川子之喜雖然西川子將仕矣至京師天子臨軒而策焉廟堂賢公卿屬目以待焉服官而執事焉一言之善一事之得天下有被其福者一言之否一事之失天下有被其禍者國家聚天下俊乂冠冕而祿食之非以為西川子榮也西川子今又不若吾徒平日相與肆意侈志時有悖繆口耳出入而已有利害將不及於里閈也予於是釋己之憂而為西川子之憂西川子淳謹和易與之居終日無忤推其心於忠君愛國油然也而予

惓惓之心猶有不得已者西川子既束裝矣予病不能從祖道則使人謂之曰異日子得賜告而歸予將以舊言驗之也

送王汝康會試序

吴為人材淵藪文字之盛甲於天下其人恥為他業自髫齓以上皆能誦習舉子應主司之試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已者江以南其俗盡然每歲大比棘圍之外林立京兆裁以解額雋者百三十五人耳故雖方州大邑

恒不能三四數至或連歲無舉者有司以為恥若吾王
子之家乃歲占其一人往年汝欽進士光州大夫伯仲
相繼震耀於閭里其跡屬不論也斯亦奇矣初予與王
子居留都下賓朋環坐王子每論及試事輒言文而不
言命以為是舉若探諸囊中予頗怪訝其言既而服其
決也吾知其進於禮部亦若是焉耳抑吾聞之君子不
頌人以已然而譽人以當得請言服官之道可乎夫道
之用散於天下人與已而已人不知已不足以行志已

不知人不足以及物狥人以通者其失則流固已以私者其失則傲故君子有忠恕之術所以一人已廣德意事上澤下而逹其仁於天下也自科舉之學興而學與仕為二事故以得第為士之終而以服官為學之始士無賢不肖由科目而進者終其身可以無營而顯榮可立望士亦曰吾事畢矣故曰士之終佔畢之事不可以蒞官也偶儷之詞不可以臨民也士之仕也猶始入學也故曰學之始夫是以不得於預養而倉卒從其質之

所近其柔者巽懦而不立而剛者又好愎而自用佞者洪涊以自諆而直者矯激而忘物寛者廢弛而自縱而嚴者凌誶盡察而無所容如是而曰古今之變道之難行夫豈其然乎君子之仕以任事必觀其勢以達志必盡其情以振法必歸於厚其剛也似柔其直也似佞其嚴也以為寛也若是所謂忠恕之術推而行之無古今也夫誦詩三百而可以授之政者非徒以博物洽聞之故也蓋涵濡於三百篇中而其氣味與之相入則和平

之情見而慈祥愷悌之政流矣唐虞知人之目教胄之方思欲得而用之皆取於是也是以其氣長而其量宏畀之以富貴而吾亦有以受之矣富貴之於人其不至不能強其至不能拒故有以受之吾見若百川之注大海而不盈也王子與予有姻婭之親予故不覺其言之複云

送縣大夫楊侯序

大夫同安楊侯之宰崑山也毀斥梵宇創造書院進有

光等數十人於堂時加訓廸不以政繁為解衆方相與飭勵翹然有思奮之心而侯以徵書北上於是諸生怳若有失相顧慨歎而言曰古之善為政者能合衆私以成其公使為民者樂其教化之實而士者慕其禮衆能私之故無不徧也侯有愷悌之政平夷靜息民以順習頃者患稅籍之紊豪猾緣以飛走莫詰其端侯為之按畝出稅搜刔伏匿深為百年之計是侯有大賚於民也而民相與私侯於田畝侯以學校修廢舉墜惟力所及

呈藝較課而上下之無有所偏愛是侯於諸生無不至也而諸生相與私侯於學宮如吾數十人者之不肖而侯不鄙夷甄陶奬誘深荷知已不倦之意而吾數十人者復相與私侯於書院則侯之行也獨不可以致其私於侯乎有光曰稱頌德美非所以報知已也欲以一方之故而滯賢者非所以示廣也愚願有陳於侯焉天下之事不知者不可以言知之而不當其事者不可以言知之而又當其事可以言矣東南之民何其憊也以蕞

爾之地天下仰給焉宜有以優恤而寛假之使展其力而後無窮之求或可繼也比者仍歲荒歉主計者若捧水然惴惴焉懼有所滲漉有司之奏報日至而徵督日促經二大赦流離轉徙之民日夕引領北望求活於斗升之粟而詔書文移不過蠲逺年之逋非奸民之所侵匿則官府之所已徵者也民何賴焉東南地方物產雖號殷盛而耗屈已甚非復曩昔並海之區惟賴水利蓄泄而專官雖設漫無所省今民水旱一仰於天譬之植

菓者必有以裁培灌溉之而後從而收其實今則置之磽瘠之地蔽其雨露而敀之以牛羊益取之惟恐其不至而殘之惟恐其不極如之何其不困也今民流而田畒荒蕪處處有之雖以侯之愛民支左持右然掣於前而肘於後其不能如侯志者多矣天子興致太平制作禮樂一宫之廢動以萬計有司奉意承命未嘗告乏而獨不肯分毫少捐以與民為千萬年根本之計何也昔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史無可見之事而獨稱其薦賈

誼者夫誼以少年書生混迹窮巷吴公何以知之至觀其論天下大計乃知誼之言必有以當吴公者由此言之使誼未用則誼之策吴公必能言之矣愚以是私於侯可予衆曰然遂書之

送何氏二子序

自周至於今二千年間先王之教化不復見頼孔氏之書存學者世守以為家法得以治心養性講明為天下國家之具而孔氏之書更滅學破碎之餘又不復可以

得其全其有足以意推而較然不惑者不過什之三四而已而儒者先後衍説作為傳註有功於遺經為甚大然在千載之下以一人一時之見豈必其皆不詭於孔氏之舊而無一言之悖者世儒果於信傳而不深惟經之本意至於其不能必合者則寧屈經以從傳而不肯背傳以從經規規焉守其一説白首而不得其要者衆矣間有不安於是則又敢為異論務勝於前人其言汪洋恣肆亦或足以震動一世之人蓋漢儒謂之講經而

今世謂之講道夫能明於聖人之經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講哉凡今世之人多紛紛然異說者皆起於講道也予以為聖人之言簡易明白去其求異之心而不純以儒者之說閔之必有庶幾於所謂什之三四者南陵何氏二子自蕪湖浮江而來千里而從予於荒野寂寞之濵予常以是告之二子未甞不以予言為然也歲暮辭予而去惜二子亦方有事於進士之業而未暇於予之所云然二子要為知予而其志意非苟然者昔揚子雲

作太玄以示劉歆歆號博極羣書予獨怪其無一言論玄之是非而直以後人覆瓿為憂顧於歆之意何如耳後之人奚暇論耶至雄之弟子侯芭獨知好雄書予非為雄之學者而士之知與不知則千載同此慨也

送宋知縣序

宣宗章皇帝時蘇州守臣以吳中賦重抗疏為民請命一時雖未及大有恢張以沛曠蕩之恩而詔書裁減德意甚美時又專委重臣經地物貢其法至為纖悉此

非樂為是繁碎亦因土之宜順民之性不得不然也歲久弊滋吏胥緣以為姦議者不深惟立法之意務為一切以求簡便名曰未嘗紛更而實大變祖宗之舊衆從而和之以為真得變通之宜而三吳之民陰受其禍已數年矣税籍日以亂鈎校日以密催科日以急而逋負日以積故為吏吳中者督賦為尤難宋侯之為崑山也寛不廢法威不病民承獘壊之餘税辦而民以和而侯尤深言舊制之宜復為書白於大府大府未能行也於

是侯以徵書北上當為天子近臣得條上天下事此可後乎葢國家仰給東南以區區一隅供天下財賦之半至於今而力竭氣盡已不勝其弊又重之以紛更譬如人衰老而服烏喙其亦難以久矣夫法之沿也不可易變法之變而不善也不可不復或謂紛更已定懼再更之難豈不大悖哉崑山之東鄙土瘠而民尤貧均稅以來困蹶益甚歲復薦饑侯加意撫恤向之逃亡者鵠形鳥面爭出供役而于侯之將行莫不悲哀如失父母詈

矣富人哀此巭獨侯之德政於是尤著其父老以予之寓東鄙也乞文以送之愲予之不文無以道父老之意獨述其所聞見以賛侯之行云侯南陽人嘗嘉靖二十四年八月也

送郡太守歴下金侯考績序代

吴郡為太伯建國秦置守而屬之會稽迄漢中葉人物財賦甲於東南唐以降繁盛極矣今為王畿千里甸服之地太守比古冡内諸侯尤號尊重星紀分野環以大

海滙以具區原田沃美生物𢊍遂水陸之珍包匭筐篚之貢纖縞荼紵空方之輸三服官者不論也一歲中漕挽委輸至四百萬鄉邑之秀鳴佩執玉接武天朝四方之賔奉符乘軺絡繹于傳舍名為列郡隱然一大藩云是以任是職者必天下之選金公以濟南名儒奮跡甲科為材御史奉使持節風行閫嶠天子憂憫元元思維股肱之郡根本之寄疇咨在庭無踰於公俾以臨治焉歲在壬子當報政之期於時清風徐來騑駕初發州縣

屬吏相率祖道於都亭朞周覽閭闔之墟緬懐前政如韋應物白居易之風猷逺矣國家稽古為治妙選良二千石二百年來鴻名大徳媲美前古稱於父老之口代不乏人然當天下無事休養滋殖累世熈洽吏治寛緩節目疏畧雖賦役繁重而蠲貸之政屢下是以為郡者得優游其間慕尚前史循良之治煦嫗覆育以達其慈愛之心至於上計述職得與文學法從錫晏賦詩而璽書屢下用周漢增秩進秩之典焉今承平日久吏治抗

敝彊場靡寧詔使旁午責數年之逋負於侈奢民貧災殣彫瘵之餘寛之則廢上之供急之則傷民之命自非識時通變之材其於上下損益之際未能調劑之不失其宜也公於是時鎮以寛靜處以宏簡不震不竦能使上安而下服之可謂難矣其常有事郡中望公進止肅肅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公其有焉自惟生長濟西去歴不二百里鄉里晚進仰止德闈非一日矣今承乏為吏得與

趨走之末瞻望德容每事依以為師法誠恐此行用漢刺史入為三公之例留之臺省則何以慰吾吏民之思哉是以與諸屬吏道其所以而書之以為序此文舊本中或汰之今仍存

送郡别駕王侯考績序

周官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辯夫善能敬正法辯六者於吏事可謂盡矣而必以廉為本蓋

非廉不足以奬羣吏之治是故吏之廉者非獨無傷於民財而已推其所為無非利於民者也吏之貪者非直傷於民財而已推其所為無非害於民者也何也廉吏之所出不以已私與之則盡廉讓之為也能狥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失焉亦一二而已矣貪吏之所出必以已私與之則盡攘奪之為也不能狥人之情者也雖偶有得焉亦一二而已矣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天下有道則吏莫肯為不廉此孔子所以謂之先變者也

吳為東南財賦之藪歲漕之所入常以一郡當天下之半地大物阜號為殷富往者倭夷自外海轉入吳境仍歲侵擾天子震怒數誅易撫臣調天下兵屯海上師出逾年無功民既苦侵暴又有供億之擾吏復乘時以為姦利葢蠻夷之禍固本吏治之所致迨軍發繁興黠猾爭攫利端無窮則吳之子女玉帛不獨填委于滄波浩渺之中而亦潛輸于刀筆筐篋之間矣自前歲携李告捷倭亦不復大至稍稍向北海以去民媮得暫息然海

防未撤警報不止尚未有息肩之日也故嘗以為欲倭寇之無侵害在於使民得安其生欲民之得安其生在於吏治之良求吏之良者無他亦無總於寳貨而已天子與二三大臣重惟東南之寄慎選牧守得雲中温侯宣布詔條振舉綱維威愛並行百姓喁喁有太平之望而廬陵王侯實為之佐時屬邑長吏多缺計到官以來在郡之日少而單車往來遍歷所部東自瀕海旁緣大江涉五湖之區久者經年近者數月最久至于崑山百

姓以為非能屈侯以百里之寄乃復見漢世郡太守刺史行縣故事而加親且久者也侯為人清廉不擾真有郤金暮夜飲貪泉而不易之操是以百姓悦而安之屈侯於縣本非所望而人情狃習反若所當然者則於其去也其能不慼慼以悲乎於是鄉進士有光等餞於江之滸以為是不能忘者民之情也而摛辭以述侯之盛美吾徒之職也遂書以序其行

送南京虎賁衛經歴鄭君之任序

國家更前代樞密之制以五都督統天下兵留守四十八衛京軍分隸之而錦衣等上十二衛無所隸屬為環衛之師天子之親軍也虎賁盖其一焉虎賁氏自周有之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守閑宮門從遣徼事四方以為行衛在漢則屬之光禄勲與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為八校尉虎賁中郎將揷兩鶡尾紗縠單衣虎文繡袴為武衛之貴選國家存其舊名而職掌無所異自永樂建都六宮百官皆遷於北然

皇祖宮寢官司留于南者如故而兵衛亦無改焉依阻長江控引南北祖宗之慮遠矣承平二百年不特諸曹職務清簡而禁旅閒靜無事其佐幕之官日乘馬具名刺相過從飲酒遊山而已自頃海上之警江淮之間往往騷動則留守百司亦有不能一日宴然者況環衛之重寄乎臨安鄭君初佐太湖縣以能治劇調吾崑山崑山在海上當寇衝君選練民兵教閱有法莅事未幾承檄造舟于閩越歲始還而京幕之檄又至蓋以上官素

知君故遷轉之亟縣人雖惜之而不能留也以君之才往贊戎政其必有以自見於有事之日者矣抑定鼎之初所置十二衛四十八衛皆天下精兵皇祖所以仆楚舉吳廓清海甸收閩越取中原拾宋掇秦制趙拔燕者乃今部伍殘闕至無兵可補其廢壊之由歟所以當修復之故不可不思也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願君以為居保釐之任者告焉

送太倉守熊侯之任光州序

昔儂知高反嶺南有衆萬餘人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風走天子以謂縣官素不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凡失守者皆奪兩官惟能任屬大將使盡其材能之所宜卒走智高嶺南以平國家太平日久東南吳越之區山川秀美物産饒富民老死不見兵革吏以期會鞭笞集賦税而已不過三年輙得京朝官以去故天下士集於吏部皆指以為樂土一

旦倭奴來海外憑陵内地則大江以南之州縣無不騷動吏非素備嬰城自守惴惴不能保當是時朝廷雖有命將而吏以罪罷去者時時有之議者謂宜責守城之事於有土之職而戰勝共武之服有將帥在也吏或失守當如皇祐之詔令熊侯守太倉太倉東邊海上賊入境即犯之如是三年而城不陷宜在褒賞之科而為使者所劾落職為光州固始縣幕官吳中士大夫莫不歎惜之昔嶺南之賊敢於攻城而今海島之賊利於掠野

故城之能全者不難而太倉之城為賊衝其全為獨難而侯之賢尤著聞於人侯為人凝然有氣度雖倉卒擾攘之際能從容以不亂羽書狎至而安閑自若武夫悍卒見之怗然不敢出聲此亦才氣有過人者而州民之所恃以為安者也天下無事使者乘勢作威福以升黜州縣之吏唯其意之所之而民之好惡莫恤也若軍興之際賞罰注措一舉手揺足之間而死生存亡於是焉繫而猶以私意行之不知其何以為心海上之役于今

三年百萬之師每戰輙衂原野暴人之骨川澤流人之血東南之禍亦慘矣由其道而不變吾不知其所窮也方賊之初至有姦人為間挾大吏以謀賺城登高指顧萬目所見侯先其未發使人擒之大吏媿汗開門夜走若非侯破散其謀賊必據太倉城其禍當不止於今日矣前年之秋賊乘西風歸島嶼餘黨數百人為官軍所圍假息南沙或以為窮寇宜開其一角使者不從檄侯與諸帥固守廹歲暮諸帥皆去侯自度力不能獨支亦

解圍以歸賊得乘船而逸使者之所以劾侯以此兩事夫南沙之責當有所分若姦人為間乃侯之所擒而反謂侯薦其人於大吏凡所刺舉以好惡變亂失實類如此於是侯將行其素所奬拔士州學生張元裳等來告謂予素知侯不可無一言吾聞侯待罪虎丘寺日以登臨為樂窮五湖之勝已而受帥府之檄使還州募兵州人父老前後歡呼如見父母而侯以罷官臨其州之人自以無媿色予乃區區若為之自訟者蓋以為吾東南無窮

之慮所不能不致其怨憤之辭實亦州人之志也

贈陽曲王公分守太倉序

陽曲王公為郡之三年遷河南按察司副使治兵昆陵尋詔以常鎮舊弁蘇松命公復還理所於太倉㒰職任師帥以文學飾吏治至是忽寄兵戎之任而朝野無異議若其素然者常以謂人材之於世其具有不同茍以受命效職不過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其治辦往往亦多可觀然此特自秦以來所謂吏事而已古之所

謂大任於天下要以讀書學古識治務知大體之為先有非俗吏之所能者是以不屑於文書獄訟食貨兵戎河渠之事而可以無所不通公起進士守河南某州日與諸生講論文學其佐大名亦然三遷至吾郡郡號人材淵藪公奬進人士孜孜不倦當兵荒彫瘵之餘能以寛靖無事而治以此推之將屯百萬之衆可以知其不勞指麾而有餘裕矣海内承平日久一旦外侵内侮豈武力之未競所以治之之道未盡也昔任延為會稽都

尉聘請高行待以師友之禮遣功曹奉謁修書記於龍丘先生郡中士大夫爭往歸焉後為九真武威所至立校官興儒學而徼外蠻夷保塞匈奴種羌絶不敢出儒者之於兵戎豈異事哉公以壯年名位日進身為大吏而問學如諸生此古大臣宰相之事也有光無所用於世未嘗敢交州郡而公特加優禮雖孤栖江海之間自以得所嚮依自公在郡歲一再見已如朝夕見之矣其在昆陵歲不一見如旬日見之矣常恐一旦遠去而今

返駕於吳葢枯槁沉溺之中津津然如有生氣以有光之於公如此凡士之於公可知也今歲禮部會試及對大廷魁天下者皆吳士公長育作成之效已見於此而明堂棟梁之材公所甄識猶或有未盡出者自此將乘運而起為國家社稷無窮之計豈區區吏事之所能及哉公提調所貢士王執法以公之至太倉也郡士大夫皆往為賀執法門下弟子獨宜以文字讚述公之盛美以有光有一日之長又最知公者推使言之而為序云

爾

送吴郡别駕段侯之京序

自東南有倭夷之警朝廷于額外增設官吏無慮百數今年撫院奏行裁省悉送上部别駕蒲州段侯以海防至當行時屬縣崑山缺令侯方署其事朞年民便安之而不忍于其去吾鄉之進士二十有四人按故事有贈行之文不以有光無似俾使序之葢天下之所須者才也才不足以當其任與之百里之地蹐蹐焉常若無所

措其握持膠固自以為能有所執而大者往往廢弛頹靡而不自知其明與力僅至於其小者而敝蹇強戾不勝其恣睢之習民何以堪之蓋孔子之門論為政詳矣取其果與藝與達者宜若非政之所先然非是三者莫能得乎人情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操舟使之張則張使之翕則翕以能得乎風與水之情也不然未有不敗者也侯有通敏之才於賦籍兵瑣一覽悉記獄訟大小無不立決而取舍縱操皆合於情故自士大夫至閭閻

之小民咸便安之侯嘗令嘉祥矣又倅淮陰矣能以治究者治淮治淮者治吳風土習俗夫豈盡同其達乎人情一也故嘗論牧民者譬之父母之生子為之擇乳母焉其乳母或以他故去而隣母代為之乳猶乳母也又復為之別求乳母則過矣古之守令有假有守有攝然久之即真也郡丞常行縣事亦何不可哉而必選令此亦法之過也侯河東儒者每至庠舍都講諸生肵其經學而其門人多貴顯於朝者先是數年間崑山令鈌栗

侯永祿任侯璟李侯敏德王侯如瓚皆以别駕來署縣帷王侯泰和人而三公皆上黨同縣崑山之人並稱其賢侯今繼之又賢也今太守王公以盛德年少在任公陽曲人而參佐以下大抵皆出山西一時之盛非偶然者蓋平陽蒲坂先王遺教其君子有餘思焉豈非吾吳民之福哉而繼侯署縣者别駕周侯又絳州人也余固惜侯之去喜崑山之人又得侯同官同地者夫晉之君子其施於吾民者遠矣

崑山本篇首删去九十餘字今從常熟本又按兵瑣字出漢書

丙吉傳使東曹按邊長吏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
謂考按兵吏籍也蘇子由文亦有考案邊瑣之語兵瑣
謂兵籍也常熟本不得
其解遂改作兵戎是非

送陽曲王公參政陝西序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其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而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雖三河天下之中王者之所更居然古今建都之形勝無逾關中者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

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祏已定遂為帝
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
矣然以長安為大省建布政司則前代行省之官葢周
之師保萬民寄任不輕也司有使其貳為參政即前代
之參知政事宰相之亞也拊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
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今天子哀憫元元作興吏治
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行黜陟之典於是陽曲王公以
按察司副使分司江南遂晉是官予素受教於公輙附

于古贈言之義以贊公之行葢王者以六合為家其根本在生民非必其行在所當軫念也長安浩穰稱為陸海河山土地無改於昔今之蠹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為大歷初所漑田比於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尚為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計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漠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歷初是時天下全盛范文

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為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丘文莊公亦以幽燕廹近沙漠而漕河易噎欲重山後之守尋前元海運之法今以關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於此以為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公早貴而好學方有志於經世而其治吳寛靖文雅清廉慈愛吏民歌思之余不容以頌述獨以迂愚之說贊公仰答天子之寵遇云

送童子鳴序

越中人多往來吾吳中以鬻書為業與時童子鳴從其先人遊崑山尚少也數年前艤舟婁江余過之子鳴示余以其詩已能出人今年復來吾友周維岳見余為念其先人相與之舊謂子鳴旅泊蕭然恨無以卹之者已而子鳴以詩來益清俊可誦然子鳴依依於余有問學之意余尤念之嘗見元人題其所刻之書云自科舉廢而古書稍出余蓋深嘆其言夫今世進士之業滋盛士不復知有書矣以不讀書而為學此子路之佞而孔子

之所惡無怪乎其内不知修已之道外不知臨人之術紛紛然日競于榮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予嗚於書葢歷能誦之余以是益奇予嗚夫典籍天下之神物也人日與之居其性靈必有能自開發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如卿雲輪囷覆護其上被其潤者不枯矣莊渠先生嘗為余言廣東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非書

之能為神也古人雖亡而其神者未嘗不存今人雖去古之遠而其神者未嘗不與之遇此書之所以可貴也雖然今之學者直以為土梗已耳予嗚鬻古之書然且幾於不自振今欲求古書之義吾懼其愈窮也歲暮將往錫山寓舍還歸太末書以贈之

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予與承式同舉於鄉試於禮部皆不第而承式獨以禄養為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中因約余遊

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鴈蕩之間欲為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讀書談道優游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浸被陽明之教為致良知之學承式為人敦朴斂約不喜論説而中有自得者今為人師不容默默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葢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黄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稱為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為黄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

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淵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咨議浙東儒者皆在盖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法一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至闔郡不見一人或者遂目為深山荒絶之區而不知假令縣歲貢數十輩豈盡謂之才賢得人耶以甌粤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為帝者師不可謂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强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

宮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國珍起海上毅然建勦滅之策佐石抹元師擒殄山寇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興王之運其文武大畧且未可一鄉一邑之士槩之矣承式入公之門而與其子弟游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當有發者况以先王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廸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為國家之用者矣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嘉靖四十一年秋熊公以河南按察司副使太倉兵備

擢雲南布政司右參政州學生張端復其先大夫思南守與公雅善公嘗厚恤其家且以受知于公久以州人之懷公也屬余為贈行之序夫官與民利害相係久矣其官制簡者其民必靜其官制繁者其民必擾而法常自簡而趨於繁人情非好為自用以訾毀前古而必以已之所為為是特出於因循變易不覺日與古異趨至其聞古之道未嘗不慨慕而欲追復之也漢置郡太守其屬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亦時省罷併職太守其後

頗設刺史監之或臨遣光祿大夫博士循行天下然不常有而郡國寇盜所遣大將亦絶少今制州郡之上命使日增以故職司不能有所展往往監臨無慮數人皆不過代郡行事而已江南為畿輔近年以來復以省司來制内郡非祖宗之舊蓋權時之宜云公初以進士守太倉適有倭夷之寇廷議以公寛仁直諒遠邇畏愛可當東南之寄稍遷郡丞遂以按察司臨制諸郡議者以為官制雖變古而公以一人歷數官皆民事兵馬之職

而終始不離太倉之境如漢加魏尚為雲中太守龔舍為泰山祝良為九真而張喬為交趾刺史之比自公居官任職島夷不再侵瀕海清宴此前代刺史郡守之明效也於是公在吳十有二年始有滇南之擢吳民咨嗟以不能復留為恨余意廟堂以公資望既高姑藉此以為名入内臺之地即滇南不可久矣抑今制常以部院大臣循行天下吳民望公再駕如往時周文襄夏忠靖二公吾知滇之民不能與吾吳民爭公也今天子二三

大臣維新庶政必因民所宜雖官制不必盡合於古而如前日之任公者可謂得古之遺意矣滇南雖去京萬里而公楚人也自巴黔以西無陽滇道者今其地風土清淑四時景候如春而花草奸麗中州無有百姓安樂葉榆西洱之間無犬吠之警直卧以治之而已矣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又曰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余日以望於公焉舊刻删篇首七十四字今從抄本補之

送計博士序

昔者先王以道術教天下自周之盛時詩書禮樂以造士葢其來已久而後孔子修而明之所謂博學於文者博此而已博而約之以禮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孔子平日教人以講學者非能舍乎是而別求所謂道也其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可謂彬彬乎其盛矣孔子既沒各以其所能教諸侯之國世主亦知崇尚之葢於是時始有博士之官遭秦滅學其官猶不廢漢得以因

之武帝表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其後世加增廣迄於東
都遂有十四博士太常總領之當其盛時石渠白虎之
會天子親制臨決焉蓋秦漢之際六學殆幾於絶然猶
僅存而復著天之於斯文若有陰翊於其間而國家運
祚亦頼之以維持其所關係豈小哉漢以後數百年間
朝廷之官世有變更而唯博士獨常置賈馬王鄭之學
大行於魏晉之後而梁之皇侃褚仲都周之熊安生
沈重陳之沈文阿周宏正張譏隋之何妥二劉皆以博

士名當世至貞觀正義之行則前代諸家不復兼存而其説始歸于一學者徒誦習之以希世而唐之儒林衰矣宋之大儒始著書明孔孟之絶學以輔翼遺經至於今頒之學官定為取士之格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矣然自太學以至郡縣學學者徒攻為應試之文而無講誦之功夫古今取士之途未有如今之世專為一科者也苟徒以應試之文而未能明其所以然吾恐國家之於士其用之者甚重而養之教之者猶未具也夫苟習

為應試之文而徒以博一日之富貴士之所以自為者亦輕矣知其所以講誦而求自得之則雖孔子之教不出乎此夫天下學者欲明道德性命之精微亦未有舍六藝而可以空言講論者也柳州計君之來教崑山以寛仁化導學者未一年用高第入為國子博士余歎計君之賢庶乎有志於舉博士之職者為序以贈之

送蔣助教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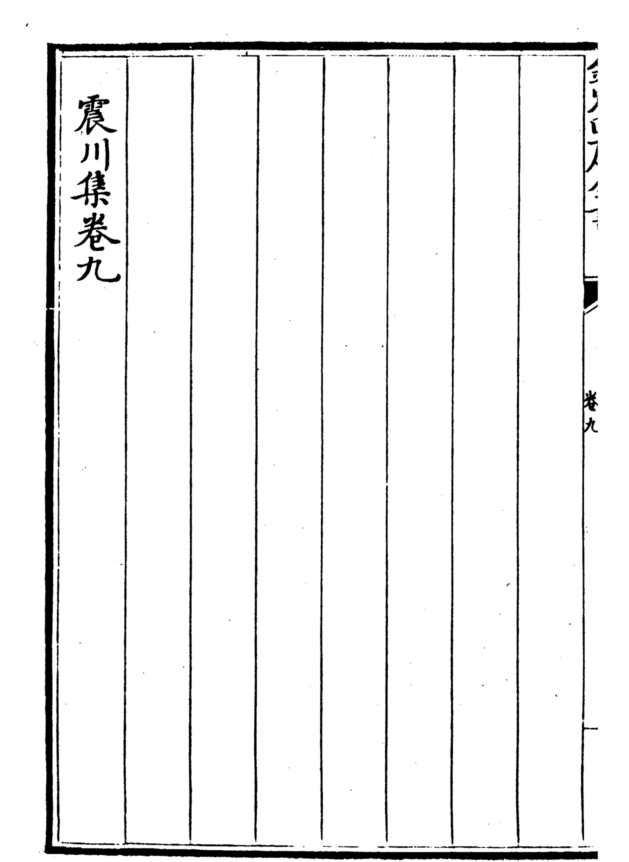
全州蔣先生教崑山六年入為國子助教崑山之學者

四百餘人從兩先生祖道廓門外而請予為文序之國家文治熈洽宇内萬里士無遐邇皆通明六學彬彬然出為王國之用故先生來自嶺表司教圻甸今又進陟天子之成均以共教于一邑者推之天下可知矣古者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秀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曰造士而後爵命焉今州縣之貢舉近古遞升之法矣而太學之官屬亦

取郡邑博士之高第夫豈亦因其意而為之歟三代教養之制不可復詳而遺書之存者猶可以知其一二自宋之大儒以戴記所載大學篇為古大學教人之法其說以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而後天下平其為格致之論條理甚析而近世之說乃又有不然者夫學於太學而不知其所以為教則所以為治國平天下者果何道也天下之士方讙然以爭矣至以前之所為說者以應有司之求

而以其所自為說者為私門傳授之與吉而有司者無與焉豈不悖於建學立官之意哉今世貢舉之格要以為一定之說徒習其辭而已茍求其意則六經聖人之言有非一人之說所能定者矣漢之儒者號為專門至於都授大會異同紛紛務求其是而不主一偏故有石渠白虎之論是乃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天子憲天稽古數十年來郊丘宗廟明堂之禮多所裁定而車駕親御太學者再矣而予獨疑今之六館之條格猶牽於

逿愞之議而月書季考非所以作成天下之人材以仰體天子所以崇化厲賢之意而徒得猥瑣流俗之徒習其辭者以應有司之格焉非所以興四方太平之原制禮作樂鎮撫四夷之具也予大學弟子也故於先生之行而私以質焉


震川集卷九